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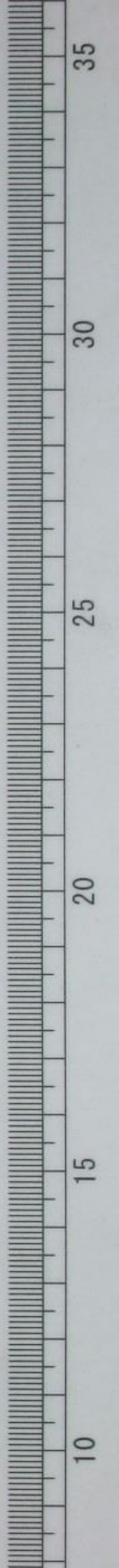
三十九
卷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9

7



文庫 11
D 269
7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著姓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閭里咸敬異



48-11062

010190558806

之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夫冠軍將軍太祖爲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戶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使持節都督南郢州詣軍事南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增邑二百戶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尋除蒲州總管府長史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二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

城主

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故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增邑五百戶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三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爲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詔其子峻襲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弟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藍屋焉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隴構亂蕭寶夤爲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臺參軍孝昌初拜邊寇將軍稍遷驍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夤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

封征西將軍。爾朱天光入關，復引爲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戶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王簿，出爲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閭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戶。三年，除九曲城王。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戶。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憂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

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謚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靜。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爲牧，補王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閣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祚，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爲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爲玉壁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俄除隴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蕃部

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爲善人。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年增邑并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少知名太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敬慶之爲行臺左丞典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竟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敬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後太祖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疆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秘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

四年追論歸朝之勲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招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昂二百匹。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羣蠻。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論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爲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遏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旣不以爲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絲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

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高祖以是頗銜之。及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遷員外散騎侍郎。建德中。位至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或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或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嘆。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或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大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開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屯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

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在國府參軍事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為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轉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和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和合勢遂破平之入為司命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瑱為質於梁及江陵平瑱隨例還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

千里駒

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瑱在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公訓為蒲州總管以杲為府司馬州治

十月九日

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竝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後四年。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邑一千三百戶。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州總監。進爵為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終

周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執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廢帝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瑞。

西川毛鳳圖
氏開何開甫

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旣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旣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蓋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持侍衛兵還京。帝卽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承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中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卽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沈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欵。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卽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城下。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竝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在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竝得

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譔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譔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官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滅不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竝幼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譔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子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

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官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卽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暨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

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為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
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
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
相聚為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
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
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
眾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
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
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眾與越王盛
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
稽胡於是款服即授并路肆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初
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
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懷不
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
齎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
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
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
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
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
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
年十六孝伯性沈正譽謬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
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晉公
護弗之猜也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

專制

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旣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搏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

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答曰：事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將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謂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疎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欲嗣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

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
 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為湘東王。引協為其府記
 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竝稱贊其美。
 之儀。幼穎悟。二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詞賦。嘗獻神州
 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竝
 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為
 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
 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坐譴。唯
 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
 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
 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
 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
 為丞相。輔少子。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過之儀。
 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王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
 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
 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
 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王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
 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為西疆郡守。
 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
 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
 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

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運字承業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在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疆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竝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旣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

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疑從免論語云赦小過舉賢才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
 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
 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
 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
 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
 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
 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
 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
 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
 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
 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
 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
 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
 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
 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
 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
 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
 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
 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
 典竝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為朴本
 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
 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
 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

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竝停罷七日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嚴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為運寒心復見獲宥皆相賀以為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滄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頗歷二縣竝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條~~托~~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富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老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慄然正辭以明節~~托~~雷電

及古則

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為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屬遲運者。可謂位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十月十日

風靜日暖好日也

列傳第三十二終

西川毛鳳尊
氏書印用

氏書印用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秘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

渡江建業擾亂。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裒以不次之位。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卽都荆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歊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裒都督城西諸軍事。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裒與王克。劉歊。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

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
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
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
恩。賜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
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
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
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
累世在江東為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
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
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
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
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
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

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鏗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
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
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
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邁。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
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
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
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
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
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
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
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

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
枿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
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
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
波瀾吾已惴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
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
遊魂不反遠缺二產骸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
髮猶冀蒼鷹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
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
子嘉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
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
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
及信竝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
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
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郢州別
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
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
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
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
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
祚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若有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寤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平竝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視流離至於齒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春庭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下亭漂泊臯橋踞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鈞臺移榭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

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高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一作破江漢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基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

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禮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姦回之最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合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游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旣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河西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鍾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賚浮玉。南賂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歛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

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潰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後鶴。弊箠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頰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存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山而遂窺。始而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遺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王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

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霑清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疆。城孤氣
 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
 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
 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
 爭回地軸。探雀鷲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
 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
 誚對。逢鄂坂之譏嫌。值郟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
 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向爪。又巡江而習流。
 排青龍之戰艦。鬪飛鷁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
 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
 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
 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躡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
 焚戍。旅舍無州。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
 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於七澤。濱於十處。
 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
 掌銜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
 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
 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
 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鑿兵金匱。校戰
 王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
 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
 主則荀瑩暮至。剖巢燠穴。奔驅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
 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
 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

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
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
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捐愛子而託人知西
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
之惟王實勤橫瑀戈而對霸王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
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
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颯慄
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能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非作
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
反舊章於同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
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况背
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

首濫遼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變孤慨無謀於肉食非
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
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
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
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夾日
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
秦寬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陵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翼馬雲屯棧
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
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
木去涿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貝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
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籍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之作

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羣帥。劓穿摺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螿燕。闇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水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水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鵠飛而玉碎。隨岸蚶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謩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故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合章鬱起。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楊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合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埋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物體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葦瀚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

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
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涉海
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
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
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和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
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
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
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
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
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
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
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詞人之賦麗以則
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
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
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
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代之英華探屈宋卿雲
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
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
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
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構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九月二十五日入夜了之此日冷風颯便思冬近也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懔
劉璠
柳霞

西州老風
氏圖印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為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廬元明。使於梁。

及古司 張

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撫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撫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劍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撫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迥所破。語在迥傳。撫遂請降。迥許之。撫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撫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撫有歸欵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王者固執不可。撫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撫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撫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撫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

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狗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為善

草。康各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

行於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橋已降。仍從橋入朝。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為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為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為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車總大將軍。贈同三司。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二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儻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儻俱降。授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款之勳。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郡。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

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
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
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宣政元年入為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
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
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廣堪十
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
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
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
弑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
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

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一千戶
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
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
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
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慝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
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止賤疏而已恒以讀詩禮
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
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
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
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

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
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
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

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為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開放。嘗言之曰。拂衣寒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齎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

蝸舍

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濤。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叟。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三五。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易易。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蹠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泊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

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幸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園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文集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

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盡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慄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之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慄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毆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慄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昨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勳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慄。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

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慍
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
以慍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
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
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
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為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為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
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
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
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
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居也遂拂衣而去

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
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
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闕後一年猶
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
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
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
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
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為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
鄭令文板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
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
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
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

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武，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恐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搆，則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苦，我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填。威靈尅剪，茲究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

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王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詔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為中外府。

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零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濛濛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隴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閨風爾乃憑集異區迢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階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穀之精實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水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饑於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資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

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王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列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為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為王，以休徵為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期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

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為雍州刺史，辟霞為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

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登在雍州選爲侍中尋遷別駕及登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登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登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昔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楸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蹙躡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登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登歿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贈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文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

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閒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焉世怡。園肅大園。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慄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帝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纒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勳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十月十日

夜小雨也稍冷

及古閣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終

周書卷四十二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為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為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

及古閣

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閣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鴟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

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荷重委。每以尅清伊洛爲已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

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

不
危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復。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

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恐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卽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譁著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

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嘉其忠欵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嶠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益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陰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尅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於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祚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勒一作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閏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

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卽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隋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尅孔城卽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雋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蠻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閭韓仍從尉遲迴圍洛陽天和元年陝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卽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稍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

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為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眾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尅。後以疾卒於位。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十月十三日午前十日朝無風稍暑日沈烈也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終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為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

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勸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閭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

投東魏錄前後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窰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窰爲刺史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閒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窰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窰傳首長安朝廷喜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窰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

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略。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
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臯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于謹
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旣拔。復會大軍戰
於邛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
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
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
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卽攻守。恐引日勞師。
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
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
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尅。尅
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
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
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
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
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
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
清河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
都督清河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
也。清河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
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
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
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
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
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

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暉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士無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王帥轉直閣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起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戶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

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爲俘虜不亦愧乎答曰世荷梁恩未有報效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之卽拜使持節年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太祖遣雁門公田弘出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尋竝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郭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喻不下遷哲攻而尅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

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豐州。尅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二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竝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叢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成元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歸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

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陳，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隄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謚曰壯武。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閤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醺，盡生平之樂。子孫

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

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爵

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天興，齊安康郡守。

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

奉朝請，尋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

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

入梁。梁大同元年，除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

刺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三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達奚武圍南鄭，

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爲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

威服巴淪，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二州諸軍事、梁州刺

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

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誡略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卽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卽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劔南，略卽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尅之。魏廢帝

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卽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頗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世爲渠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爲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衆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徵徵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險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乃侯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卽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郃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

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加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
仲密援侯景並預有戰功前後增邑四千五百戶世襲邑陽郡守
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尅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三
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
俗雜賓淪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荆
州之汶陽郡又侵略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
潘招等討平之卽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
邑通前一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
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竝安輯徵爲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總
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王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
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入爲京

逃散

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
管四州五防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
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宮汴四州刺史謚曰懷維善
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
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
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
大同中爲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
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
從者至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
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
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剋啟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

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啟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醺，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蒞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郢、復五州刺史，謚曰肅。仍敕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一千戶。及尉遲迥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及子俊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四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

為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翻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楊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昭和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了。以此日卒業成書。自明日讀北齊書也。柳田泉

余性好史。書平生祇視卷也。然以文學稱。尤為本朝。一史家非余所期也。是故讀二十四史法。專在應接人物之快。史正英雄之家。俾士人現出于眼前。而語余以其一代行業。余拍案呼

周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終

伏讀史三目的極

氏國爾甫

